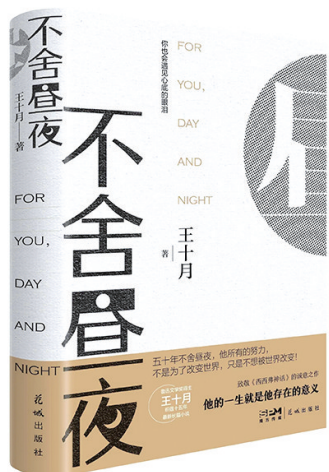


后记或序章

——关于《不舍昼夜》

王十月



《不舍昼夜》

王十月 著

花城出版社2024年10月版

这是新冠后的第五个春天，广州连日阴雨，罕见的回南天叠加倒春寒。单位许多人感冒，我亦未能

扁舟两岸远，云水似当年。宿松的山乡时刻被黄梅戏点燃，而我的思绪被此刻的文字点燃，竟忽然蹦出这样一句看似有些无厘头，细想却并非如此的诗来。

《家在山水之间》，是吴云涛先生《仙田随笔》里的一篇文章，我读完一遍，忍不住再读了一遍。他那清溪般缓缓流淌的叙事风格，清风拂面般的家长里短，以及露珠缀满绿叶一样的乡村人和事，让人手捧书卷不忍释。

不得不说，吴云涛先生有位好父亲，不论为官、为人，还是为文，都得益于这位在教育孩子方面颇具远见的了不起的父亲。他的父亲吴华山老先生我没见过，但我读过他老人家撰写的诗联，并印象深刻，如：河水云开鱼读月，茶山风定鸟谈天。

这位老先生很早就有意识地培养他的四个孩子，特别是大儿子吴云涛的文学梦。“老是要求我们背诵唐诗宋词，看文学杂志。他经常剪些报纸副刊的小说、散文回来，读给我们听。”有次发现小小年纪的“我”偷看红楼梦，不但不责备，反而对“我”大谈特谈红楼梦……正如作者所言，父亲是真正懂文学的，是“文革”断了他的文学梦，他想把青春年少时的文学梦转移到儿女身上。好在，他有个优秀的儿子，所有的努力都不曾白费。这位父亲在那个年月、乡野田畴之间、不失书生气磅礴的一方梧桐庭院，不仅养育了年少的吴云涛，点亮了他的文学

幸免，虚脱、疲惫，像极了初次感染新冠的症状。五年前隔离在家，动了写作这部书的念头，动笔写后记，距初稿完成整整一年矣。

上部全在病中完成，写作时心境悲凉，却也淡然，以为随时会死，并准备了接受随时来到的死，便有了做遗书的心境。我在初稿题记写道：“这是我留给世界的遗言。”完稿后，身体慢慢康复，有了新的计划。

我终究不是个向命运低头的性子，于是，删去题记。

这几年，常听作家朋友说，新冠后，对世界、对人生、对文学的看法改变了。

作为新冠患者，我深有同感。人类经历了本世纪最大的灾难，如果一个作家的写作没有因此而改变，如果他对这巨大的灾难无动于衷，几乎是不可理解的。问题是，每个人因为身份、地位、经历、所处环境，在社会中扮演的角色，甚至于感染新冠后症状的不同，这改变也是全然不同的。于我而言，一些过去

梦，还照亮了他后来的人生路；也因此有了这本《仙田随笔》，以及此刻的《家在山水之间》。

《仙田随笔》共分三辑：“阡陌留香”“垄上烟雨”以及“枕边读书”。总览全书，这本文集至少有三个特色：

一，用散文的写作方式撰写历史人文等地域性文化。

吴云涛先生曾谦虚地说：“即使是狭隘的、浅显的、碎片化的文化表达，也一定能激发和影响更多的人对家乡历史人文的注视。这种对人文、历史的集体注视，或许能形成乡村的一股文明教化之风。有这点就足够了。”事实是，读了他的这类文章，让我第一次对家乡宿松的人文历史有了较为系统的了解，较为深刻的理解，进而对家乡的人文历史兴趣倍增。

看得出来，吴云涛先生平时的阅读量极为丰富。这不仅仅表现在第三辑“枕边读书”那十五篇文章里，更体现在书中每一位乡土人物、每一个乡里故事、每一种乡土文化的写作上，这些人物、故事以及民风民俗的记述，无不是他经过实地行走、灯下查阅、细辛整理，才得以严谨成文。那字字句句字里行间流淌着他大量再加工的汗水，这是一座房子，从毛坯到精装的过程。

二，用散文的笔法描摹出小说样鲜活的人物。

抗日英雄严有富，卖水芹的奶奶，卖早点的母女，卖花的大学生姑娘，穿蓝布衣衫的茶娘，像春槐一样朴实的上铺兄弟，“暖席”的皮瞎子……每个人物，从作者的笔下缓缓走出，虽说不是小说笔法，却如小说人物一样栩栩如生，鲜活丰满，感人至深。（除了“皮瞎子”，我个人认为这个人物，作者用的是小说笔法。）

其中，尤以新四军长江游击纵队的一位班长严有富这个人物最为感人。作者花了大量篇幅，用饱蘸

看重的东西，现在变得不重要了，一些过去轻视的问题，现在变得重要了起来。有些过去不喜欢的小小说，现在突然觉得真好，比如黑塞的《荒原狼》，而有些过去曾经无数次阅读的经典，现在却提不起了兴趣。这变化是巨大的，却又一时难以说清。与朋友交流，达成的共识是都在改变，不能达成共识的，却是改变后所呈现的“新我”。这“新我”，也许会让熟悉的朋友们觉得陌生。小说定稿后，我打印十多本，给了能说真话的朋友，他们中有专业的编辑家，小说家，也有普通的读者。我想听听他们对这“新我”的看法，评价是一致的，这个“新我”不是之前的“我”。

我在朋友圈发了两句话：我非我时谁是我，我是我时我是谁？

最初拟定的书名为《凡人传》，我在电脑上贴了张小纸条：你我皆凡人，活在人世间。凡人皆有一死，凡人皆须侍奉。

我只想写一个平凡普通的中国人短暂而又漫长的一生。

因文学观念的改变，也因写遗书的心态，我选取了最质朴简洁的结构与语言。我想探究的是，个体如何在时代保持独立性。

改变世界难，不被世界改变更难。我想写的，就是这既被世界改变，又不甘被世界改变的个体的抗争。

他们被裹挟着前行，努力、挣

扎，想要扼住命运的咽喉。

我更喜欢与命运抗争的悲情英雄，即罗曼·罗兰所说的，“认清了生活的真相之后依然热爱生活”，明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如同推石头上山的西西弗斯。一度，书名改成了《荒诞与激情》。人生是荒诞的，但我更喜欢那在荒诞中满怀激情的挣扎与奋斗。《百年孤独》最打动我的，并不是小说中魔幻的想象，而是回荡在荒诞中的激情。许多人年纪越大越靠近老庄，而我相反，年轻时热衷老庄，年纪越大越觉得逆水行舟更为可贵。

这部书，我有意违背了小说的常识。

事实上，从《收脚印的人》我就这样干了。

因为我想说话，现在我越发确定，说话，是小说最重要的使命，或者说，是我心中杰出小说最重要的使命。

只要活着，我就有话要说。

鲁迅说：当我沉默的时候，我觉得充实，我将开口，同时感到空虚。

我终究是要开口，且将继续开口。

王端午死了，故事并未结束，或者，这只是另一个故事的开始。如果说，这个故事是“昼”，那么，即将开始的故事将属于“夜”。我也并不知道这个“夜”的故事将如何展开，一切都是未知。

所有过往，皆为序章。

生死死生，不舍昼夜。

扁舟两岸远，云水似当年

——读《仙田随笔》

王鹤

深情的笔墨，再现了严班长为保卫抗日根据地、保卫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而奋勇杀敌的场景。即使身负重伤昏死过去，再次醒来仍抢过战友手中的机枪，对敌人进行连续不断地猛烈扫射，直至壮烈牺牲。更再现了当地人民在严班长牺牲后几十年如一日的深情守候。那个叫毕四琪的教师，年幼时父亲曾把他放在严班长的棺木上，说让他睡在严班长的怀中，让严班长保佑他。以至年幼的毕四琪就特别怀念让父亲如此崇敬的严班长，退休后从父辈那接下了守护的重担，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守护所有湖区人民视如亲人视若神明的英雄严班长，这种血浓于水的军民鱼水情，不仅打动了作者，也打动了读者，也一定能打动一代代新时代有担当的年轻人。

三，用溪水潺潺的写作方式，打造个人独特的写作魅力。

我原本喜欢一切唯美文字的写作方式，不论是诗词、小说还是散文，但读了吴云涛先生的这本书后，我发觉那些源于自然接近自然的家常话语，配上细雨绵绵般的节奏，缓缓落笔，反让人心生安宁，心生欢喜。

“母亲在案板上忙，小女孩坐在方桌的一角，埋头写作业。小女孩静若幽兰，车马无扰。”——这是吴云涛先生《花香一隅》里的语言，这样安静舒缓散发芬芳的文字，书中不少，恍惚有云水似当年的意境——每个人的心头是不是都藏着一帧这般美好的画面？

我做学生时不喜欢政治、历史和



《仙田随笔》

吴云涛 著

安徽文艺出版社

地理三科，后来阅读也对这类文字不太感兴趣。但读《仙田随笔》，却读得津津有味，如饮醇醪。作者说他进行的是发生在宿松山水上的历史记忆和当下人们集体回忆的个人化书写，而这恰恰正是他个性化书写的魅力所在。实际上，人文人文，何尝不是什么样的人，写什么样的文呢？

我知道，一千个人，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我的“哈姆雷特”若能得到大家的些许认可，并让更多的人研读《仙田随笔》，那我这篇小小的文本就有了些许意义。

正如，即使扁舟离岸远去，但那山、那水、那云，仍似当年，总惹人，频频回首。

